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七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朱紱

# 易經蒙引卷七下

明 蔡清 撰

## 下經

䷱ 巽下離上

### 鼎

平庵項氏曰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爲潤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

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愚謂此亦是一說在前人所未發蓋生物者水也成物者火也

鼎元吉亨

鼎烹飪之器烹煮也飪熟調和論語失飪不食註飪烹調生熟之節也○傳曰鼎之為用所以烹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按本義云為卦下陰為足以其分植於下也二三四陽為腹以其中實如鼎腹

之受物在中也五陰爲耳以其對峙於上也上陽爲鉉以其横貫於上也鄱陽董氏曰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五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朱子曰分明是鼎之象愚謂聖人當初只是畫卦不是畫鼎也故上所謂云云大抵皆後天之易也六十四卦名大抵皆然愚此臆説誰其信之自知徒取謬妄之譏而得罪於先賢耳雖然先賢亦未以爲罪也噫何以知伏羲時便有鼎哉便有三足兩耳金鉉之制哉學易者試

思之史記之言多出於億閒有億而中者耳○一說以鼎折卦名非伏羲所定亦未為的也鼎伏羲所制教民熟食者故稱包犧氏當時若無鼎則所謂以漁者將何由熟而可食耶既有鼎則須有腹有足有耳有鉉矣以天下之大聖而制一器以利民用豈徒然哉此說有理○本義云有鼎之象此卦體之象也如剥有順而止之之象則卦德亦為象也○此卦曰鼎象也剥卦曰觀象也所以不就以為卦象者以卦象

正例無此也若以易之大體論之則凡屬卦體卦德及卦變所有者併歸於象也大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則何者不為象乎又如制器尚象章所謂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若兩目相承上入下動變化無為之類又何者不為象乎此正學易者所宜知也○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盖以所謂下陰為足云云者是卦體以木巽火者是二象卦體者全體之體也二象者

上離下巽二體之象也他處只云卦象此云二象對全體取象而設也○一說卦體二象謂卦體之二象也謂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是一象以木巽火又是一象固亦似通然需卦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噬嗑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則二象俱自為二象不連帶上文也此安得獨為卦體之二象邪況頤中有物曰噬嗑本義分明云以卦體釋卦名義頤中有物既只謂之卦體則下

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其爲卦體又何疑哉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木在下火在上則木是旣著火之木矣所以下致烹飪字或曰設使木在上火在下火自下燃獨不可以爲鼎之用乎曰非也縱然火自在下然亦是木上之火也故曰火無體待木而後爲體木無用待火而後爲用火性炎上火旣麗乎木則自出於木之上矣故上火下木爲鼎象若上木下火非鼎象也○鼎之用

對鼎之體言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者鼎之體烹飪者鼎之用體用自分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巽順本乎卦德今對上離為目五陰為耳耳聰目明則聰明在外為耳目巽順在內為心皆卦象也故本義云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外指耳目內指心也上離為目通三畫言五陰為耳獨以中畫言上離為目者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盎陰麗乎陽而明也故離本義云體陰而用陽

也○五陰為耳者此人之耳非鼎耳也然亦因元取
鼎耳而後轉取人耳之象理則一象亦一也不必更
以鼎卦取人象謂五正在耳位也蓋既以五為人之
耳位則又須取首與手足及身之象矣如何取得易
須是變化活動者他所謂不可為典要處甚多且離
為目其中爻又為耳耳乃在目中耶以此觀之則易
象殆類空中之雲鏡中之燈不可泥定捉摸明矣○
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當別箇卦變

與卦體自巽來陰進居五是卦變陰居五而下應九
二之陽是卦體○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有其位也卦
體得中而應乎剛是有其德而又有其輔也安得不
元亨○元亨大善而亨也與大有同故本義曰元亨
彖傳亦曰元亨大有彖傳亦曰是以元亨此又見彖
傳精密處○柔進而上行不必說是人君但進而得
位者皆是鼎之元亨人人皆可用也與大人又別○
鼎卦元亨不承鼎字而言為就鼎上道理說不去即

便自為占辭也如井卦可就井上貼道理則從井上說鼎卦說有不貼處則別自為一例矣此亦可見聖人胸中自無拘滯文章亦無意必只看眼前理勢如何耳大畜之不家食吉益之涉川利往皆不貼帶大畜與益字其餘貼帶卦名說者固多也但聖人終不綳定例子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極其

大不是極鼎之大又不是極道之大亦不是極其用之大此亦須辨此三字只是一片詞槩讀著只是極言之也語意正猶推其極舉其要要其終之類其字不必有所指令人多說作極其用之大然上以烹飪為鼎之用此以所烹飪者享上帝養聖賢為用之大其用亦不同矣是有二節用也故不必用〇按本義云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則不見是斷作鼎之用也〇極其用之大此語出程傳〇或

曰極其大謂其字無所指可也然必竟是何物大而推其極舉其大要其終之類畢竟皆有著落又如本義極其盛之上便有饔飱牢禮字極其大之上便亦自有鼎字鼎便是烹飪之器烹飪便是鼎之用本文一則曰亨以享上帝二則曰大亨以養聖賢非鼎之用何耶且彖傳何不只曰聖人享上帝養聖賢而必曰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耶曰就鼎上說極言之則可就用上說極大則不可蓋烹飪鼎之用享上

帝養聖賢當為烹飪之所致用矣用字難貫也

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

本義享帝貴誠用犢而已禮郊特牲陸氏曰用一牛故曰特牲○郊特牲篇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註云禮有以少為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太牢也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也○依此則貴誠

用犢只是一件用犢貴誠之義也或不知用犢而徒以多儀備物為享則非所以為誠矣○貴誠用犢而已言不在備物也與下句大享字意相反對　或曰享帝貴誠養聖賢獨不貴誠乎曰在禮記小註有云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牲則以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故諸侯膳之以犢且誠以心言本也得其本則禮之全體亦在其中矣此享上帝之道也若養聖賢固亦以誠為貴然須以人道所

以養生者共之亦所以表其誠之盡也本末兼舉者視只用犢為備故曰大亨○聖人之養聖賢誠不及於享帝物則備於享帝亦其理之當然也○養賢則饗飱牢禮當極其盛○韻府牢豕室也大抵牛羊之室通謂之牢牢者閑而養之也故犴狴謂之牢亦取闢閑之義堅牢亦謂之牢取牢闢之義也○牛曰太牢羊曰少牢○禮秋官掌客曰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十有二牢又上公飱五牢饔餼五牢牽四牢侯伯飱

四牢饔餼七牢牽三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牽二牢據韻府録按周禮註飧五牢此即夕食謂諸侯入朝天子如至則致夕食也饔餼九牢饔熟食餼則生氣存焉此朝享之後所致之大禮也○牽謂牽牢而致之也○按周禮秋官掌客篇饔飧牢禮實爲充偹如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吏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

如飧之陳○如此之類可見其饔飧牢禮之極其盛矣然周禮無牽四牢等之文又未詳韻府所載何出也○饔飧牢禮○朝食曰饔夕食曰飧牢禮即饔飧之牢禮也不止三牲如簠簋壺鉶豆之類皆是故以牢禮該之牢其大者○上曰聖人是指為人君者下曰聖賢是指為人臣者如舜禹臯陶伊傅周召之徒皆賢而且聖者周公分明是大聖人成湯亦稱伊尹為元聖○聖人所以享上帝者以天下無一物非上

帝之所生亦無一物非聖人之所統其分相當其氣相屬也○所以養聖賢者聖人以一身為天下民物之主而不能以一身周天下民物之務所以共亮天工者實有待於天下之聖賢也所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夫子豈不知享上帝不小於養聖賢也而乃獨於養聖賢言大亨者示人主不可以小視聖賢也本義之說固不可易而此亦其遺意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烹飪鼎之象也夫鼎法象之器也其體端重而中受物實故君子體之正位而凝命亦如鼎之端重而有以受物實也正位者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是也是則有以凝乎天休而不至墜厥命矣朱子小註以正位只是臨朝端重恐亦未定之見觀其引傳言協于上下則豈只是臨朝俄頃之工夫耶須要主敬德言漢成帝有威儀臨朝莊重儼若神明史

臣謂其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何以不能凝命可見正位不可以淺淺意論也當兼表裏言○家人卦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亦重在男德之剛健中正女德之柔順中正皆非止淺淺說箇男居外女居内而已也○程傳曰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義又曰凡動為皆當安重也此說最精能盡正位之意但以凝命為安重其命令為未當故朱子謂伊川說得未然蓋嫌其凝命

之說非并嫌其正位之說也故引傳之言以証之然朱子又云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然後可以凝天命其意則亦似欠周匝耳故愚有疑說在上條未知是否○參義曰人君居尊位而安正端重則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而天命祐之鞏固而不去矣是猶鼎之安重而有以貯其實也○依此則主朱說而自兼程說亦妙也觀上文云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似與小註之言合未可輕

議也○又下文云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詳其文意可見只用以破程子安重命令之説而所重不在協于上下數字也今若以協于上下為正貼正位之意亦非矣○傳言協于上下謂和於天人也是説有夏先王出左傳王孫滿郤楚子問鼎云云○叅義之説有理程子曰未有外箕踞而心敬者先儒多以敬為嚴肅莊齊之謂然則此正位雖以外言固可以舉其内矣盖孔子所道是

表裏一致之功非如漢成帝只是善修容儀者而已此是體鼎之象故全是安重之意居多也故本義云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其說似不可易○今合定作端莊安重之說蓋主貌而心亦在其中蓋如是則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矣其凝命又何疑○正位凝命語其極則堯舜篤恭而天下平也○君子通上下而言然此是皆指有位者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或曰天子諸侯之命固天命也若大夫士之凝

命豈亦天命耶曰君命以祿位便是天命以祿位若不能修德以正位而失其位便是天命去之也故凡職曰天職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先儒以為皆非人君所得私以其為天之所與也本義引傳雖舉成文亦通理也故劉子曰民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禍亦此意也〔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愚謂上下葢指天人若皆以人言則為天子者孰為之上乎協于上下決非

貼說正位本義引此實重承天休上○左傳此句是說有鼎以後之事指夏之王者謂禹也承天休全在協于上下上來若論正位之意亦在協于上下之前愈以見不可用協于上下貼正位意也左傳註曰民用此道故無災害而上下和協則上下皆指人言未知孰是蓋自天子而下又各有上下之分也○其上文云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於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
承天休○本義引左傳之文而不用左傳之意左傳
之意重在鑄鼎象物而其功有承天休本義引之重
在安重如鼎而其效亦有以承天休乃知全是用証
凝命之說正位凝命非鼎之功乃體鼎之功也以此
見本義與左傳不同處分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

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固無所謂覆公餗之慼而舊日未免有否惡之積猶未及去也今因其顛趾則否由以出而得其利矣利出否出否則利也此象也非占也此全以鼎言意則因敗以為功也其在人事則正猶管仲之舉于檻車孟明之勝敵於囚虜之餘者也○利出否一說謂可因之以出否也出字還是人力但粘連顛趾言其勢如此故為象也○得妾以其子以其子之以與以祉元吉之以皆為有義終以

詧命之以亦同一說以因致也○此當以顛趾出否來相配說蓋妾女之賤者也以良人而下偶於妾於禮之正亦為顛矣而乃因妾得子是猶鼎因顛趾而有出否之利也○兩象一意周公蓋以顛趾出否之義於人事未顯故又用此句以申明之其義則為因賤以致貴要之因賤致貴亦不止因妾得子一事就人事中舉其類者彷彿如商鞅之因景監而見用於秦孝公蕭曹絳灌之徒皆起自刀筆負販至於遭時

致主而位將相之類皆是也韓信舉於行陣陳平拔於亡命皆是也○此爻之象如此兩象也其義一則因敗以為功一則因賤以致貴實則一意也然得妾以其子又是顛趾出否之義為得妾以其子於居下而上應九四之義為不貼也故當會其意而無膠於象○雲峯曰此爻象中取象○程傳曰鼎而顛趾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為傾出否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无咎者雖顛而有利也即是因敗以為功因

賤以致貴○雲峯曰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夫為重有子則可重矣因敗為功因賤致貴天下事固自有偶然如此者非可以有心而致之也

鼎顛趾未悖也

所以未悖在下文

利出否以從貴也

何以謂其有出否之利蓋居下應四四在上貴者也所從者貴故為出否以取新之義○此出否要附取

新意文辭不必用蓋此以從貴而言出否就納新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謂從貴自應四而取也亦為取新之意者在文辭為從貴在鼎則為取新也程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重在出否之所取蓋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按顛趾本為應四從貴亦為應四何邪蓋初之應四自初本身言固為顛趾然因是而得陽剛之應則又為從貴而取新矣意亦一貫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有實人有德也指剛中○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我為所病也蓋九二與初陰密比是君子不幸而地近小人未免為所迫求也亦如屯六二之於初九匪寇婚媾也我仇者彼雖善意然不以正適為我害也故以為我仇謂仇我也仇是活字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相字輕看初自求二二未嘗求初設求初則非以剛中自守矣此爻之義是有

德之君子密比小人能謹其所守而不為所浼則吉矣○不我能即謂彼雖我仇而終不能我即也以見九二之善守也○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皆象也吉字是占

鼎有實慎所之也

言當以剛中自守無為仇所即也由是言之可見君子不可不慎所處不可不擇所從不可不嚴所與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美食即膏雉也然以過剛失中惟其過剛失中則五本可從也㦲處乖方乃不之從而越五以應上似遊於事外者矣夫五鼎耳也今越五應上則鼎耳與吾不相屬且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其耳革不可舉移而其行塞也行塞鼎行塞也象也夫如是則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其為人之食語意隱隱接著工文鼎耳革其行塞謂其抱負不施於用膏澤不

下於民也自為之也雉膏不食越五故也方雨虧悔則與五合而雉膏為人所食矣○楊誠齋曰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方雨虧悔終吉亦𨻶接上文本義云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始雖越五以應上終能反之於正也故茍能自守則五終必求於三而三亦必應於五陰陽相合則膏澤下於民德業輔其君所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並受其福者也而向者失君長往之咎可亡矣○本義必曰茍能自

守者是因其越五應上而不擇所從故云也然有正可守苟能自守則反之於五矣若不能自守將從避世之士而亂大倫矣如之何矣○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知彼之貞則知此之自守矣此爻是箇賢者在下剛介壁立而不偶於其君者也然無初有終為其以陽居鼎腹之中而有美實故當以此論之○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

失其義也

越五應上自失其義無所取裁也不必以不仕無義說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九四義備程傳當兼看刑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小註云剭屋誅也謂夷三族古者亦有三族之刑乎鄭註難憑且不勝其任亦何至夷三族古罪不及孥罰弗及嗣文辭既謂作於周公而乃著三族之刑何也當詳之然本義只謂之重刑也又不知如何其重

耳三族之誅古未有也始於秦二世乃趙高教之卒
受天誅而自滅無遺類○鼎折足足無力也九四以
初六為足故云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
陰則不勝其任矣○程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
重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
賢智與之協力云云四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
者也而四用之云云○周禮六官其屬各六十大臣
如何得不用人如何可不用得其人用人之得失實

關吾之利害非獨關吾之利害實關繫國家之休戚也故其刑渥○此爻繫辭傳有說今本義獨不曰繫辭傳脩矣者大傳只是知小謀大等語都未及用初六不勝其任之意○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覆公餗鼎實曰餗

覆公餗信何如也

言失信也○信如何言向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葢

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用於君其始也未始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許今為大臣者用人致誤至敗乃翁事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六五鼎黄耳金鉉者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也猶鼎黄耳而貫之以金鉉也鉉屬於耳九二五所應故取為金鉉利貞者任賢勿貳也此以占言若六五以虛中而應九二自是任賢不貳者也其占則利在正固

而已吉利不必問也

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言中乃其實德也故云黄耳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九以其剛而能溫如鼎之玉鉉然人有是德則自然大吉無不利矣○人惟剛而能溫自然動與吉會以内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謂大吉无不利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指以陽居陰言如以陽居陽則一於剛矣以陰居陰則一於柔矣惟其以陽居陰則既不失其柔而亦不過於剛剛柔有節所以謂玉鉉也

☳☳ 震下震上

震

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陰靜陽動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有突如其來之勢故震而動也震動

是陽動不是說陰為之動也震又有奮起之義所謂震動也蓋正是此意雜卦傳曰震起也即謂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動是警動之意非動為之動也○既曰震動也又曰震而動也此猶云習熟也又曰習熟之矣○其象為雷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且從地起也○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於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内鬱結而不得出於是乎奮擊而為雷矣愚以李氏之說觀之益信雷果從地下起也

蓋若無地陰以閉遏之亦無由奮聲而為雷矣○舉六合之內凡有聲者皆是從內奮出雖笙簫之屬亦氣塞於內而後宣於外也至於琴瑟琵琶之屬則以相戛而成聲又如水聲樹聲皆出於相戛此又自作一項也天地間之為聲者只有此兩般

震亨

卦辭自亨而下四句意若曰惟能懼所當懼則可以致福雖甚可懼者亦不為吾害也貫意如此味之震

亨以下數句一意總是謂能臨事而懼則無後悔矣蓋此亦天理之自然也震亨震有亨道震者警動之義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故震有亨道理自然也諺云懼法朝朝樂亦有理哉

震來虩虩

震來當震之來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其震懼之也虩虩然非震來而後虩虩也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震來只在吾身自震也若全以外邊

事言則此震字與上震字不同而須別解矣○震來之說可疑以震不于其躬照之未穩震驚百里之震以雷言明與震來不同○一說震亦有兩義有自内而出者恐懼修省之云彖所謂震亨者也亦有自外而至者憂患災害之類彖所謂震來者也○震來或曰來者自外來也故爻云震來厲又云震不于其躬於其隣此說非惟睽卦辭震來之義亦失卦名震字之義矣盖震之來來猶至也固亦有其事然震之至

則在我也吾故曰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非無事而懸空懼之也但以懼至爲自彼而至此則非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至豈自外至哉且六三震來厲謂當震之來而危厲此震來正與卦辭𠃔同蓋其危厲者事勢也非心也震來猶是心也何以明之以下文億喪貝本義下箇又字則既已危厲而又喪貝也則震當厲心是已至于震不于其躬本義分明有恐懼修省字其與卦辭同益

明矣凡有所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來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夫震來虩虩則始於憂懼終於逆樂而福祿永綏矣其不笑言啞啞乎○虩虩蓋謂如虩然虩者蠅虎之名故字從虎程傳曰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固慮不自寧也○啞啞程傳曰言笑和適之貌愚疑貌字或當作聲字蓋笑言皆聲也啞字又從口也○笑言

啞啞正與震來虩虩相反對然自震來而致也故曰危者使平也○震來虩虩之懼以心言震驚百里之懼以事言不喪匕鬯不懼也不懼由於能懼○震驚百里是以雷言不是以震字當雷字也○雷之奮也百里之内人莫不為之震驚故曰震驚百里○古云千里風百里雷葢風來自天故能千里雷起自地故只百里項平庵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震驚百里極鳴所及之遠也葢雷之震迅者

不喪匕鬯

匕鬯兩物之匙也故本義云匕所以舉鼎實程傳曰匕以載鼎食而升之於爼則尤為明矣○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秬黒黍也秬黍只是一物詩經圖序曰秬黒黍也鬱鬱金草也鬯暢也釀秬黍為酒以鬱金草煑而和之使芬芳條暢酌而灌神也（）庭燎求神於陽灌地求神於隂此說未審然否疑庭燎非為求神設也灌地本以降神也（）匕鬯

是兩物也所以載鼎實而升之俎是主祭者事不似
今之司樽者舉幕酌酒也今亦不見主祭者灌神鬯
謂鬯酒也○匕鬯二物皆主祭者所執故云不喪匕
鬯以長子言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猶帝舜之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也書傳載蘇氏曰洪水爲害堯
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
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
又曰愚謂遇烈風雷雨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

明聖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此二句學者要當會其意而不可只泥此一事言也其意乃泛說此特其象耳其意乃自上文貫下說畧見上條○震驚百里意謂可懼之大者也不喪匕鬯意謂能不失其常度也凡當懼而不惶惑失錯遺其所事者是皆不失所主也○懼終於不懼危終於不危若謂無傷其禍將長矣若謂無害其禍將大矣此理也○震來虩虩

以下皆申言震亨之義○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又在震來虩虩之後○雲峯曰彖有一句言一事者恐是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艮是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云云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那震驚百里也自不喪匕鬯這箇相作一串說下來愚謂當味語録此一箇常字蓋不是臨危方懼既是懼又何時不失所主語録之說明矣但看者猶自不明此意只要臨事而懼○雲峯曰

本義云惟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盡之矣

堯舜巍巍蕩蕩事業自兢兢業業致之人須臾不可

不知戒懼

恐致福也

此猶未見福恐懼以致福也

後有則也

有則不失其常度也安樂自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遠邇只在百里之内言百里之内遠邇皆為之驚懼也盡雷聲之所及也○丘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其中也此二句說得亦是蓋懼深於驚亦遠近之别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釋卦辭意全在可以二字若震驚百里而不喪匕鬯則可以守宗社為祭主矣○不喪匕鬯特假言其不失所主之重耳非實事也若作實事看則已為祭主

矣而又何以言出可以云云此段之說甚可疑一說云本義曰出謂繼世而主祭也非謂長子方出而繼世以繼世而謂之出也正猶詩言明天子出矣若此則不喪匕鬯做已出之長子言謂此長子主祭而不失匕鬯則可以守其宗廟社稷為祭主矣是贊許之詞非期之於後也此說甚有理蓋不喪匕鬯若只取其意則接出可以守宗社為祭主一句又不來耳且朱子語録謂另做一項說者為有據語録云震亨至

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傳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蓋卦辭作一項看者其意不在詞也彖傳又做一項看者只承長子一事而言道理也（）出便是繼世主祭矣乃又言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何鍬味可以二字自見得（）一說彖傳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云云若不以為未出之長子則起下文出字不來若以為未出之長子則未出時自有父在又無匕鬯之可言故本義又存或云出即鬯字之誤蓋

不如以不喪匕鬯爲只取其意說爲長也此說未盡

然愚謂既云若以爲未出之長子則未出時自有父

在又無匕鬯之可言但執此一說而究竟論之方知

彖傳正是贊許之詞其意全在可以二字上矣若紂

紂幽厲亦非不出而爲祭主只是不可謂以也而語

録另做一項之說益信矣○以出爲鬯之誤覺於理

味爲短蓋不知重在不喪字而顧重匕鬯字此已非

經文之意況匕鬯元是兩物只言鬯而遺匕是又何

意耶又將復爲之立一說耶○按朱子語録云震亨至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彖傳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所謂又做一項看者蓋謂只就不喪匕鬯一端說道理也不如卦辭承上文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上泛說道理也○朱子又嘗曰主器之事未必彖傳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之說據此則彖傳此句之義益明矣蓋彖辭只取其意也信乎別作一項看也

洊雷震

雷聲重仍則震厲矣

君子以恐懼修省

註云恐懼作之於心修省見於行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

此雖單言後笑言啞啞亦自含有不失所主意但聖

人繫辭於卦辭為當詳卦辭既詳則此為可畧矣何

則爻為成震之主理固無異也屯初九大畧亦與此卦同後字與震來字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以無懼也卦辭無後字者以上文震亨其意已明下只是申言之爲易見也此則須用一後字爲尤明顯耳吉措笑言啞啞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乘初九之剛則是以柔弱之資而遇强梁之人或當艱險之事皆是也是則當震之來而危厲也抑

不但危厲而已因怖懼而喪其所持之貨貝且遠避而升於高陵之上其不皇安如此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其所遭雖不幸其所存自不亂故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有以復其常而其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自獲矣○喪其貨貝與不喪乜咢正相反乜咢所主之重者也貨貝亦所持之重物也○貨貝重物人所必守今却喪之惶懼之至也○升於九陵之上一則據高以觀望二則遠引以幸安也億

喪貝躋于九陵作一串說方接得勿逐七日得億喪貝躋于九陵總是懼甚之象非謂被初九驅逐也○勿逐七日得則終於無懼矣亦象也六二柔順中正足以自守若六三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則震蘇蘇而自失安得有勿逐七日得之喜○臨川吳氏曰居中得正尚有隳甑弗顧之達則當有去珠復還之喜○又云勿逐七日得承上文意謂復安也○逐追求也喪馬勿逐自復逐字亦承喪字言○柔順中

正足以自守謂其中猶有主也若得是九二則又全無來厲喪貝之事矣故首嫌其以柔乘剛云〇億字未詳程傳云億度也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於是遂升高以避之似亦可通但至億無喪有事則解不通矣〇九陵程曰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似亦通〇七日得諸儒亦無説雲峯一説葢六爻一周而復之數也意與復卦七日之象同似亦通〇易言七日者三〇愚謂九陽

數之極也七數之末極也此云七日言其未甚久也云九陵言其極高也如十年不克征之類則以十爲數之終甚之也若三年之類則言其頗久也意亦未爲甚穩震六爻初二與五則始於懼終於無懼三四與上則終於懼其終於無懼者非以中正則以陽剛也其終於懼者非以不中正則以陰柔也不然則以剛處柔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緩散自失之狀惶懼之甚也緩散謂神情渙散不收拾也○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中正所為不正也當危懼之時而又有行險之行安得不至於震蘇蘇如唐肅宗遭祿山之變而猶私與張良娣局戲不已其變是以滋甚而狼狽也故聖人又教之改行曰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無眚矣○行謂去其不正改從之義○六二所以有七日得之喜亦以中正故也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剛失位也不中不正又是一義行不中正也陷於二陰之閒不能自震拔也則其進也遂泥不復起矣猶云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寘于叢棘三歲不得終焉而已無復生道也○程傳曰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無中正之德陷於二陰之閒不能自震奮者也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此說較明白條暢　震遂泥之震與本義不能自震之震不

同遂泥之震震驚之震也自震之震震動有為之震也○遂者無反之意言一向震驚也

未光也

言終于局促曖昧而已不必謂失德是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而處震時亦猶六二以柔乘剛也○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無時而不危也蓋以陰柔居上位已非其所任況又當危急存亡之秋乎宜其無往不得

危厲也求其人如唐之文懿宋之髙理諸君是也○有事有為也則與震厲相遠矣○六五當震之時不足以制變而德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無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亦始於懼終於無懼○程傳曰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又曰茍不失中雖有

危不至凶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謂其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也在中而有事而大

无喪矣謂之大无喪又見得无喪是无喪有事是有事讀者味之○此彖傳上句與韋復在中同例○大无喪也明其有功而非止无喪而已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程曰索索消索不有之狀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瞻視徊徨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無以御事變其凶必矣所以然

者處震之極不及圖之於早也使能及夫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不至於索索矍矍之甚而致凶矣然陰柔處震雖戒懼之早終不免於懼也故又為婚媾有言夫婚姻相親愛者宜不相害也而反有言焉是亦出所不虞而然如无妄之災也

中未得也

程傳謂未得中道於意似遠故本義云中謂中心蓋索索矍矍是見於外者其實則以中自危也豈有外

而震懼失常而不本於中之不自固哉

雖凶无咎

雖凶矣而能无咎者盖震方在鄰時此鄰所戒也誠能於此時而戒懼之是以獲免也天下事其實是如此在人自捄解者甚多○古人所以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工醫醫於未病之先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四句約言之只是艮其背不獲其身二句便了又約言之只艮之一字便了○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見二程全書卷之六○本義云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猶下云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非以行其庭對艮其背也蓋未能艮其背則已能艮其背則便不獲其身不能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已能艮其背而不獲其身則便行其庭不

見其人矣而乃分動靜云者蓋能止所當止則雖行亦止也能不顧身之利害則自能不顧他人矣其實艮之一字單言則該動靜觀彖傳所解可見彖傳又以艮其背一句另提單解而以不獲其身帶連下文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理益可見矣蓋夫子亦恐人將行其庭對艮其背看也邪○朱子語錄亦云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此說初看似亦可疑然艮之理實如

此況彖傳之說甚詳明○朱子又曰四句只畧對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傳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所當止者理也唯有理而已何有於我何有於人明道先生云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盖内外兩忘則心將何依依理而已矣此正内不見已外不見人之說不然則與釋氏之齊物我無以異豈吾儒至正之道哉○本義云背者止之所也夫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

四體背不用一理也葢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此理所闕甚大人於此理若充得盡即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矣天下萬品無有無箇本體者雖天地亦然且如天象亦惟北辰不動故能斡運周天之星斗列宿葢北辰天之極而居上者又非南極之比也天時則惟冬不用故能有春生夏長秋成之功所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五方則惟北不用者北方地寒不生五穀所謂青海城頭惟有月黄沙磧裏

本無春者也人則一身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動而惟背不及於用既不能如目視而耳聽又不能如手持而足行惟其身之所在則帖然隨之而已無往非止也故能出一身之萬用而不窮蓋人是天地所生者其種出於天地故自然如此耳背字從北從肉有言哉又凡器物亦須有箇欛柄欛柄皆止所以用之者也舉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愚於是而竊見夫三才主靜之意○不獲其身朱子曰欲出於身人纔要一

件物事便須以巳身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艮其背而不獲其身所以為止而止者以其只就自身上說不涉應接人物處說故對下句為一止一行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夫如是則雖泛應人事亦不隨人而動矣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動字對止字看○朱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道理不見箇人也○又曰此段工

夫全在艮其背工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只輕帶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自然不獲其身云云矣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故云此四句只畧對○口講若曰人必能止於其所當止之地既止於其所當止則於其身之利害得喪皆不暇恤矣是為艮其背不獲其身夫既止其所當止而不有其身則於人之是非與奪又皆不暇顧矣是為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也盖庭者人往來

必經之地正有人之處也○必曰行其庭者如處事之際正衝礙著人處亦照管他不得如伊尹之放太甲直做前古所不敢做的事冐然以身當天下萬世不避之名而不辭伯夷叔齊咈然非責武王之伐商雖八百諸侯皆以為當伐吾亦全不管他直說周武王之不是至不食其粟而死此皆是不見人處後世如申屠嘉之困鄧通雖文帝之寵臣不顧也又如太子親王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得以劾奏

而遮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此等亦有不見其人意餘可以類推○止而止行而止須用内不見已外不見人兩句助伊方見動静分明○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君子修之吉修之雖是敬敬亦主静也故聖人立人極焉修道之教也君子修之則由教而入之事也然必戒懼而後有慎獨抑慎獨雖動時工夫其工夫亦主静也不然欲動情勝矣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此非主靜而何哉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之謂也○本義云艮止也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卦只有三畫陽居三是起於震而終於此為極上而止也

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

艮為地令一陽跨其上上高也山直峙地上即地勢之高起者也故曰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蓋山矗地而高起其高起也亦自止而

不復進亘千古而常如一日非如草木然日進于高大也艮取山象而有此義倘非朱子之說吾人或者只就靜上論山之止而已大抵兌澤取坎水塞其下流艮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乃為象也无咎者盖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一動一靜各止其所一事一物各當於理何咎之有不曰元吉不曰吉無不利而只云无咎者何也止者止其所當止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若夫上

九敦艮吉則以其敦厚於止止之盛者也故吉如此初六有孚比之只云无咎至於有孚盈缶則云終來有他吉矣聖人繫辭之義豈偶然哉○或曰本義云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行謂行其庭止謂不見其人上云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止謂艮其背而止之止則謂不獲其身也按此說全不是葢艮其背是止其所止其所是止於所當止止於其所當止何如只以為静時邪其曰止而止行而止

謂一則靜而止一則動而止靜動二字只貼本義上面行止二字非貼卦辭艮其背行其庭二句也况行其庭亦承艮其背而言蓋是總會其辭而揭其意耳且據所謂時止而止亦止也便見都不是程明道云靜亦定動亦定動靜是行止之止定字是艮止之止或者以止而止二止字為一義誤哉○參義曰人能養其至靜而理存於心則事之當止皆有定見故其止也自不有其身其行也自不見其人其所見者惟

理而已矣苟為不然而理欲交戰於其中而以已之利害為利害以人之是非為是非如是者靜亦動矣而動又安能靜乎動靜皆失則不能主夫靜矣又安能止其所當止乎彖辭四句以其對而言之則有止而止有行而止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也以輕重言之人能止其所當止則不見有已不見有人皆其自然矣故彖傳以艮其背一句為綱領而下文三句又對言者乃其效驗也○本義既曰動靜各

止其所又曰皆主夫靜者何也曰正爲上句云動靜各止其所似更添入一箇動而非只就艮言理者故下面須結斷其本旨曰皆主夫靜也皆主夫靜者皆得其理之所當止而不隨身而動亦不隨人而動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艮止也兼下句行止二意下二句是艮止也之目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看兩則字便有止其所不容易之意時止之止與艮止也之止不同時止非止時止

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是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此行止非專以出處言當動靜二字用與論語註作止語默之作止及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者一般所該廣矣但專言止字便該有此兩義思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一艮字便都該了○叅義曰艮止之止與行止之止小不同艮止之止乃止於義理也行止之止乃止而不行也時止則止靜而止於義理也時行則行動而止於義理

也○此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下云止其所也或者以爲此所言止爲當止之時下所言止爲當止之所此殊不識理者蓋時與所只一般時乎當止則止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時乎當行則行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究其理之同如此但此段所釋在艮字之義下段所釋在背字之義意雖同而非復出也○

或問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之象何以爲光明

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

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蓋動靜不失其時是能篤篤實實於事事物物各止其所則自然有光明之效光明者或驗於己或驗於人驗於己者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也驗於人者遠之有望近之不厭所謂其道大光也然既驗於己則必驗於人亦未有驗於人而不由驗於己者也故須兼言

○按本義云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謂之有光

明之義則光明字固在艮字內意也○在身心有身心之篤實光輝在處事應物又有處事應物上之篤實輝光○按彚義云動靜不失其時然後本心瑩然隨事灼理而道可以光明此葢泥朱子語録之説而失之也夫隨事灼理此豈應在動靜不失其時之後也耶爲此説者可謂之眛矣○其道光明按動靜不失其時正是篤實其道光明者從篤實上生光明也若講此題者於動靜不失其時處只當云其篤實如

此有不光明者乎不必就以動静不失其時為光明也○補註曰其止其行物我兩忘動静適時吾道乃光

艮其止止其所也

程傳曰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朱子曰此意最好蓋物物元來各有所當止之地是其背也○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聖人只易一字而力量亦萬鈞矣下句一所字

亦甚的當聖人尋常一字皆是不易之定理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凡應者陰與陽應陽與陰應也此謂敵應應字只帶敵字說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各以敵應不互相為應而各止其所也若一陰一陽則此往彼來有不得止其所者矣此就艮卦畫上說道理亦非文王正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耳故曰學者不可以孔子之說便為文王周公之說也

○彖傳此條意若曰艮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

此卦何以取此義葢以卦體隂陽敵應而不相與自

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巳外不見人

而无咎矣○不相與只好説外不見人如何為內不

見巳葢不相與則無外求之情人纔有求於外便須

以巳身去副他則內有巳而外有人矣內不見巳貼

不獲其身外不見人貼行其庭不見其人○程傳下

語録云内不見已是内卦外不見人是外卦此恐記録者之誤豈有内卦只是不見已者外卦都是不見人者然則不見已者尚未免於見人而不見人者亦尚見已耶○依本義此内外字與上句内外之卦之内外字不同自明白矣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重山也前一座山後又一座山也非東西對峙之山也兼山便是各止其所之象兼山兩山也此一

山自為一山彼一山又自為一山○思不出其位思如思誠之思思不出其位則自不至於出位矣舊說以為心之所思不出乎其位者小異程傳曰思安所止丘氏曰凡人所為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悔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程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此說甚善○丘氏曰位者止之所也大學言君仁臣敬父

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皆其義也○思不出其位總是艮其背〻一說要專就位分上說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上不侵下職下不奪上權左不得涉右右不得干左方是兼山各止其所之義以為程丘之説皆是推論之詞愚謂此說太拘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以陰柔居艮初艮初位之卑者趾之象也陰柔

才弱性務退守艮趾之象也夫陰柔則才不利於進居艮初則時又未可進能不進則无咎矣○利永貞又以其陰柔故又戒以利永貞也蓋陰柔不進固正矣然陰性多躁而不能守始雖不進懼其終之或求進也是以戒之○始之不進貞也故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惟終不進則是能永貞矣○利永貞既是戒辭

便屬占

艮其趾未失正也

時止而行非正也在下而艮趾不進未失正也不要當利永貞看所謂永者永此而已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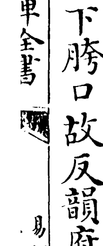
六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為能自止其腓而不動如此則於已得矣但三居上二居其下是三乃二所隨者而三也過剛不中以止乎上而不能俯聽乎二二雖中正而體柔弱又不能往而拯之夫三吾所隨者也吾既隨之便當拯之今乃不能則自危而不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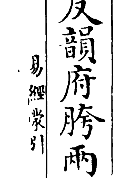
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於心安乎故其心不快也誠哉其心不能快也不拯其隨亦是二失職處○六二之義大意是謂於已則得矣但如其所隨何不拯其隨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有此義○叅義曰以人臣言之雖吾之守身者不失乎中正然立於人之朝而諫不行言不聽能無憂乎如三之不快非其身之憂也○但以爻辭不拯其隨只咎六二今本義兼取小象之義謂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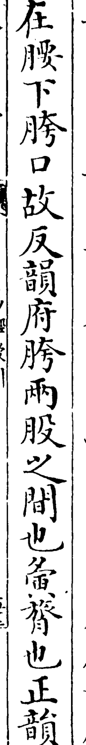
云者此正與困九四困于金車來徐徐者同義困初六雖隔於九二而不能來然使九四處位之當則初亦不至來徐徐矣艮九三雖止乎上而不肯退聽於二然使六二才非柔弱則亦自能拯三之列夤矣

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令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咎二故獨咎三所以互相發也又須看他本義亦字言是固六二柔弱而力不足之







故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而不肯退聽乎二之過也

亦字甚緊關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

腓可止限不可止也腓隨限而動限則是一身關要處乃所以動乎物者也○自人而言趾可止也腓亦可止也身亦可止也輔亦可止也但限一止則上下判然皆非吾有矣故獨不可止也○限即腰胯也胯在腰下胯口故反韻府胯兩股之間也夤膂也正韻

膂脊骨也最有力之人氣力皆自此出故曰膂力過人又曰脊梁鐵硬馬融以為脊夾肉者與此小異味本義云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句意則當是脊骨矣○叅義曰腓腔也腔在足之上股之下股之上為根本義云止于腓則不進而已言猶未至於塊然如槁木不能屈伸而絶物比類也○艮其限非是三故意自艮之乃病也㔟風也雖是象也要說得通○列判隔也謂上自上下自下身已不仁氣已不貫也列其

爲只是爲列爲自有上下非爲與限判隔也○九三爻義云何曰凡止道貴乎得宜不可膠固不通况九三當限之處乃上下之要衝尤不可以固止者也而九三過剛不中乃確於止而不知變則上下判隔其危甚矣○以人事言是於其不可止者而止之則事勢乖離而殆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此爻與坤六四括囊无咎相類○六四時止而止與

艮其背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説然亦不但指出處之際也凡事未可做便退縮不做此皆艮其身者也又凡日用安静而韜晦處皆是艮其身又如鄉鄰而閉户曾子不預沈猶行之難之類○六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者也一於止者也不能兼乎動也若艮其背則兼時行而行説○六四大抵無足多咸之咸其脢无悔亦其類也

止諸躬也

謂止其身而不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以陰居陽為不正是不能止其所當止而有悔也然以柔得中而當輔之處為能艮其輔而言有序之象是能止其所當止矣悔亡也○程曰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無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矣○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言之失也可勝悔哉○艮其輔

謹言也謹言者非不言也時然後言言有序也○艮其輔即所謂言有序也此與咸其股執其隨同類○本義云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六五二字含中義象傳曰以中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則實有終敦厚於止止之堅篤者也○程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

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敖艮只是愈久不變

物莫能奪之意先儒説此只有愈久不變意愚却添

箇物莫能奪者欲暗倫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意也

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辭同與諸爻不同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此上下不可

以分人己亦不可以分内外是方在其下則自止而

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昭矣

○漸則自有女歸之象似不必泥止於下而巽於上之義彖傳曰漸漸進也女歸吉也是何嘗拘於巽而止女歸吉六禮備而後行女歸之以漸為何如○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禮記昏義篇方氏註云納采者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婚姻之徵也請期者請婚姻之期日也

親迎則成婚矣○又曰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次之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資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恊從矣然後納聘以徵之請日以期之其序如此○朱文公家禮只有納采納幣二禮以從簡便而楊氏復曰親迎以前請期一節似不可畧○恭義曰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男親迎而後行愚謂止於下而巽於上之意若於此求之似亦分明

○昏義註引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程傳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云云為義○女歸以漸如何吉蓋以漸則得男女之正而無失己之嫌○雲峯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利貞不專謂女歸宜正也凡進皆利於正也彖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何嘗說女歸之義然女歸亦須以正也○或曰女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此不能無天

下固有漸而不正者亦有正而不漸者葢雖是以漸而歸然原頭或不正也如魯昭公之娶同姓孔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當時禮數未必有缺但有不正在耳○咸之取女吉特感之一事耳比之女歸吉特進之一事耳咸之利貞凡有感者皆然漸之利貞凡有進者皆然○本義云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其初上雖不正終不害其二三四五之正也而可沒其正乎此亦舉大槩而不計細瑕如人已有六七分正處便

是正人了豈必都要正到十分盡頭處方喚做是正邪孟子可欲之謂善論語苟志於仁無惡也權度審矣胡致堂教人讀史先看統體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二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二事稍寬不害其為嚴然則此所謂自二至五位皆得正而初上又自不正者當依此例論斷矣○利貞云者一則以自二至五位皆得正之故程傳所謂其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二則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

之故程傳所謂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之字疑衍或是漸字漸字之說似更有理盖人寫重疊字處多從簡法只用兩點承之而兩點之勢常有類夫之字故謂傳録者或誤作之字耳若以為衍則進字就當漸字不得亦須更加一漸字於進字之上故本義明云漸漸進也此又可見其權度之精切矣

○漸之進也女歸如是斯吉也彖傳只如此故止於

下巽於上之義不必泥為不消牽到此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利貞之義卦辭下本義以卦體言則兼二三四五爻傳以卦變言則只及三五至下文舉卦體又只及五孔朱之説不同矣是何也葢朱子之意以為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固皆得其正矣若二四之各以柔居柔獨不得其正乎似亦不可没也故兼言之至於初上二爻之不正則正非所計其説

已見上條矣惟彖傳所取獨不及二四者則孔子之意或者以其俱陰柔爲不足以預正邦之功而於利字之義爲力量少故歟然蹇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亦不在所嫌矣夫以大理統論之剛柔故皆貴於得正也故贊朱子者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意先朱子而聖亦或未有如是之密也歟此難與泛泛者論之也〇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是說得正了下句又特挑出正字而言

其可以正邦以見其所以為有功也夫進得其位之正則可以正邦而有功如此進其可以不正乎此所以釋利貞之義也功字在正字上不可在位字上也味本義得位之正句意實非謂得君臣正位得其位便是正也○進得位內面意思是說進而居位三盖臣象五盖君象但本文得位之位則只是指爻位也盖所云進而居位者其位只藏在進字内若遂以此位字為君臣之位則下云其位剛得中也亦將以為

君位剛中耶○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已正而物正者也不必言君臣皆得正然後邦可正大抵三進以正亦可正邦五進以正亦可正邦彖傳蓋明以三五彖君臣故畧了二四而獨以卦變論三五之進也○往有功也功是何功蓋三五是君臣功則正邦之功亦何足疑況有進字在又非尋常凡庶等倫明矣○此釋利貞之義故曰進以正又曰可以正邦進以正者貞也可以正邦者貞之利也而上文進得位往有功

者此也

其位剛得中也

承上文以卦變言則三五皆得其位之正以卦體言則九五又得其位之中中則無不正矣亦所以發明利貞之義此與家人有嚴君及父父子子兩段都歸在利女貞者一般又比卦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中亦可以釋貞字義不專拘於正字也又按既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本義亦只云以卦體言可謂非釋

利貞乎又如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下云釋卦名義其下文說以動所歸妹也本義云又以卦德言之然實皆以發盡上段所釋卦名之義也此可以證矣○其位剛得中也或曰若說歸利貞則卦體似未有漸進意曰在漸卦則卦體卦變卦德卦象之類皆以漸進言也其謂剛中謂有剛中之德也有剛中之德者進庸有不正乎此所以為利女貞之義

止而巽動不窮也

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卦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暇及其所以為漸處故俟盡釋卦辭後方及之

山上有木漸

山上有木只是其高以漸漸而高也不必依語録木漸長則山漸高之說蓋木是生長之物故地中生木有升之象山上有木有漸之象山本高於地木生於是而漸漸向高也謂木漸高也生於山上蓋見其日向高也○山之高或萬仞或千仞至小者亦數百仞

木雖日長能增得幾分高耶故語録木漸長則山漸高之說似不必從或者是朱子初年循舊說也○一說此卦名漸山上有木一時雖未見其高然實有漸高之義若依前說則於山上有木之意全晦了更詳之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本義賢字疑衍或善下有缺字○居德畜德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豈一朝一夕之力哉故居賢德

必以漸善俗者變其舊日不美之習使之歸於皇極須是薫蒸涵濡之久方可致是善俗必以漸也居賢德畜其德使賢德為已有也居德積德也亦該進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行謂飛也鳥以飛為行胡氏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緩呼以俟之○鴻木落而南翔氷泮而北徂○進有漸今觀鴻鴈在陂澤內進皆不驟

而漸次其行也安徐與鵝類也○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此漸所以取鴻象也此初所以為于干二所以為于磐以至五上所以為于陵于逵也有序亦漸意也

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

始進於下未得所安下非安樂地也故需六五需于酒食為安以待之此卦六二柔順中正為進而得所安進將以上也始進於下豈便得其所安乎○始進

於下既未得其所安而上復無應則又失其所憑藉故為鴻漸于干之象○初六以陰居下才弱而位卑者也○小子厲亦在下未得所安之象○隨卦小子對丈夫丈夫成人也則此分明是童子厲亦危而已非凶也故又承之曰有言言語之傷災害之小者也凡災害小者皆是有言之象不必泥有言一端其曰小子厲則凡才弱而位卑者皆此義也在下而無應多不免於厲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無應者也非巳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爲无咎○有言无咎只是謂雖厲无咎也不必專指小子凡才弱而地卑者皆其類也故今庶民見官長雖老耄亦自稱小的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程曰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濵所有石大則自有安平處○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以人事

言則位隔士庶有尊安之勢矣○飲食衎衎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句承上句鴻鴈言非謂六二飲食也

○補註曰食君之食而不事其事那得衎衎而終吉也○或曰九三本義云鴻水鳥陸非所安也然則石豈其所安乎曰磐石水邊之大石也鴻水鳥今往往見其羣憇於此而安之何嘗見長在水涯哉水涯只是自水中而經由水涯以進耳○進於干而益安只以磐言中溪謂得以俛而啄仰而四顧者恐非正意

此只是對于而言不用竒說○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言二有是德進居於位而遭逢明主其象正如鴻之漸于磐而飲食衎衎矣○又曰進以其漸不必本柔順中正言是趍卦言也此四字只是本文漸字與初之漸干三之漸陸四之漸木五之漸陵上之漸逵本都一類不是六二柔順中正故獨進以漸也然本義他爻皆不曰進以其漸獨於此言者盖著其美也言有柔順中正之德而進又是

漸進也○鴻漸于磐象進於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禄于磐衎衎皆安意也○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則非竊據高位者矣又上有九五之應則得君以展布其事功矣故為鴻漸于磐而飲食衎衎之象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不素飽也非但解飲食之義乃是解出衎衎之意故曰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不為徒飽然後處之安不然不能安也○必曰不素飽恐人不

喻其不以道得之也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則是有才德循資格而為君所任用非漸功而厚享者也故曰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使非有柔順中正之德則是竊據高位非以道也使非以漸而進則又躐居要地亦非以道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非所安也陸是塗路鴻是水鳥鴻在陸何為哉若磐則水濵安平巨石鴻或有時憩焉○九三過剛不

中而無應有寡行失勢之理故為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都須就過剛不中而無應上說來蓋在丈夫過剛不中而無應為剛愎悍戾而不為人所與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故曰征不復無生道也在婦人過剛不中而無應為陰道偏勝而陽力不及陰陽有失其太和故雖孕而不成育也是皆凶也○或曰在婦人無應何以能孕曰只是陽力不及與陰不稱便為非應矣若巳既得中陽氣又相應孕何至不育

○利禦寇本義云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不及不中無應之義可見取象之法不拘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

羣類皆歸而已獨不歸永離羣類也明其無生理矣

一說是爲永離其親族如父子兄弟之屬皆羣醜也

不必言羣類之歸者然於羣字終似未穩前說似長

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過剛不中而無應就是失生育之道處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順謂與人同心協力本義曰以其過剛故利禦寇則此順字正指過剛也何則非極剛不能與衆同心戮力以致死有望風畏怯而先自潰者矣故象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本義云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〇自禦寇言則三之剛乃所以為順也〇或説順相保只是泛説禦寇道理不必粘爻説殊不然正使是泛説禦寇在順相保亦必九三有合於順相保者不容

全無所由也〇一說周公繫辭取其過剛孔子傳象又懼其過剛故曰順相保也言須是與衆協力相保始得此說非也如此乃是爻辭外意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不木棲傳曰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平柯也傳云横平之柯〇六四乘九三之剛在人事為以善弱之資而遇艱險之人或遇艱險之地或遇艱險之事也如此則不得所安矣鴻漸于木之象也然柔

順而巽體是雖所遇不善而能巽順以處之終無可虞又為鴻之得木中之桷而僅安者也故无咎謂之或得者賴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詞也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與巽要有别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婦五之婦也婦三歲不孕只是設象言五不得二為用以其隔於三四故也○陵高阜也論語註大阜曰

陵此云高者從九五居尊象也阜房缶切大陸曰阜廣韻山無石曰阜又厚也○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也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婦三歲不孕也然二五正應三四終不能奪其正也故終莫之勝而其占吉○天下之事凡正理所在雖一時有所阻隔終必伸也蓋天道好還不然便無天道了○本義曰其象如此又曰占者如是如此與如是者必求其説則鑿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雲路非雲作路也虛空之中乃雲氣之所往來故曰雲路雲之路也故程云謂虛空之中耳爾雅九逵謂之逵逵通達無阻蔽之義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其迹超乎物表賢達之高致也○鴻漸于逵猶云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其羽可用為儀儀羽旄旌纛之飾也羽旄旌纛皆以羽飾故曰云云非正指羽旄旗纛為儀

也羽旄只是一般旄頭插羽故曰羽旄也○旌纛又是二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不曰程子者與胡氏俱也儀是儀仗儀衛之儀此儀指羽以其羽為羽旄旌纛之飾也○本義云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自上九言無物可指實說出姑用爻辭羽毛字耳在人則為雖其實德不為世用人不得蒙其實德之惠然其清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為世標表也○此爻之辭大意謂上九雖不為世用而不為無用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云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蓋惟其不可亂故可則也○其志若或可亂安能可用為儀哉如夷齊如王蠋如龔勝都是甚等樣剛腸甚等樣根脚○不可亂也數字何其的確哉孟子曰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者是可亂也

易經蒙引卷七下